

目 录

靖西各族人民的反封建反帝斗争.....	
.....	凌焕衡 (1)
回忆果梨之战.....	黄仕连 (36)
北海保卫战亲历记.....	梁新予 (41)
我所知道的华侨义勇队.....	梁有芳 (48)
广西学生军的片断回忆.....	黄云开 (53)
我所知道的烟毒概况.....	
.....	梁新予口述、邓庆荣整理 (68)
清末民初的靖西教育简况.....	黄汉英 (77)
靖西县解放前文化概况.....	邓庆荣 (80)
靖西县的古代文化遗迹.....	凌树东 (92)
靖西商业.....	张托 (10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介.....	
.....	摘区政协办公厅 (115)
中国民主同盟简介.....	
.....	摘区政协办公厅 (122)

近代靖西各族人民的反封建反帝斗争

凌焕衡

一、反封建反帝斗争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八四〇年～一八四二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屈膝卖国，对内加紧镇压和掠夺各族人民，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靖西与祖国血肉相连，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

由于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把鸦片毒品以及所谓洋纱、洋布、洋油、洋钉等等商品经过龙州、田阳的那坡镇肩挑伙运输入，高价推销。又以低价收购掠夺靖西的茴油、桐油、矿砂、田七、蛤蚧、金草、黄草(环草、马鞭草)、黄精、鸭毛及其他土特产等原料。致使十八世纪以来还是“巾布跣足”，“不事营谋”，“从无负贩”的男耕女织的靖西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趋于解体而逐渐变成“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详见镇安府志、广西巡抚张联桂奏议）。

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靖西农村中原来自种棉麻自纺织土布用蓝靛染过自己穿着的家庭副业濒于破产，农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而清政府由于对外战败赔款，对内维护其统治，又加重了对农民的压榨和役使，如归顺州地粮一项年征白银即达七千六百二十六两余，还要加征耗羨银一成。又规定完粮纳税，均须按照官府规定的白银银价折收铜钱。每年官府规定的银价一提高，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就加重了，如鸦片战争前（即1840年前）银两价是一千五、六百文铜钱。但到1845年银价已提高到二千三百文，五年之间，提高了二分之一，即人民的负责加重了半倍（参看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此外，又巧立名目，如“摊赔”“伏役费”等以搜刮民财，每年除额办旧例要为清皇朝进贡草果、砂仁、雄黄、山豆根、活鹿、翠毛、黄麻、生铜……等物品或

代金之外，又规定增要桂面（指定要大道的）百合粉、葛仙米、毯（壮锦）、龙须草、园肉、三七（即田七）、千年健、金果榄、马匹（指定下雷、湖润各一匹）等贡品（详见嘉庆六年（1801年）广西通志经政十三），其间文武官吏差头兵丁又从中勒索，鱼肉人民，连曾任归顺知州的李宪乔也哀叹：“民困实所矜。輶输已屡岁，十室九不赢。谓此为抚恤，而反暴其征。仆隶专指挥，众心那得平”（详见归顺州志艺文志）。

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巩固其统治地位又定出苛刻残酷的〔大清律〕，人民连上书陈言，也被禁止，一人犯罪甚至全家抄斩，并株连宗堂师友；地方官可以对人民格杀无论，官兵往往杀良冒功，乘机抢掠，情同贼匪（详见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广西提督冯子材奏文）。

地主阶级为了满足其奢侈豪华、腐朽糜烂的生活享受，通过田租、经商、放高利贷等手段加

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加速了农民的无地化，贫穷化，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农民，仅占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三十，而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则占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地主租田、借贷，听任地主剥削（参看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残酷的掠夺压榨，使广大农民丧失了发展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旧社会，广大劳苦人民便往往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厄运，如1848年归顺州境瘟疫流行，人死无数，1865年米价昂贵，饿殍满途，1866年因兵荒马乱，百姓散逸，十室九空（详见归顺州志）。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人民生活已陷入求生不能的绝境，为了死里求生，除揭竿而起反抗之外，已别无出路。加以归

顺州地处边陲，山多路险，岩洞幽深，交通不便，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加上1852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之后，原驻清军大半被调走，其后方更加空虚。反清的武装斗争也就如火如荼地爆发和发展起来。

二、天地会的思想影响

在靖西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天地会曾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光绪二十五年刊印的归顺州的记载，从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二年）起至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止，在这二十九年中，归顺州境内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及兵变等（广西提督冯子材奏文说：饥兵溃变，为贼添翼数已逾万）骚动事件就有三十多起，主要皆由天地会领导。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洪门会等，是以“建立山堂”、“歃血为盟”、“兄弟结拜”、“同心协力”以灭清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那时天地会的一位首领王大洪（洪大全系太平天国革命起义七大领袖之一）

曾颁发告示指出：“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者纵恶不究，贫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财极矣”并号召人民起来：

“将各种州府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这个告示集中表现了当时广大劳苦人民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也显露出了朴素的革命思想。当时归顺州各部反清义军正是在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公元一八四一年天地会开始在州境宣传，组织发动反清斗争，到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八年）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汇合成许多支拥有几千人的队伍。由黄天送率领的一支义军占据平孟，经台峒、百布、新圩、大道、渠洋、阳万州（今德保县境内）进逼镇安府城（今德保县城）。在巴头乡把清军打得狼狈逃走，当场击毙天保县令沈毓寅，守备把总都司等武官，均因畏缩败逃而被革职，这支义军初战告捷后即由小路回平孟转移到越南保乐，巧妙地避开了敌军的追剿，大大鼓舞了

■ 起义部队的士气和民心。

三、钟起藩的起义斗争

一八六二年（同治二年）七月起义军王士林部由化峒进逼州城，钟起藩乘机联结吴宗部众在城内发动起义，共同占领了州城。钟起藩系城内大街（即今人民街）人，其家就在现今新靖镇中医院至新华书店一带，原为丰实富户。因累受清朝官府欺凌压榨，和天地会早有来往。起义部队占领州城后，镇安府知府兴福大惊，慌忙赶来，带兵混入城内，用收买，分化的手段，瓦解王士林部众，撤免知州张鸣凤职务，以天保县令瑞岭兼署。八月据城围攻吴宗部众，谋杀钟起藩未遂，钟起藩乃向天地会三宝堂首领小张三（灵山县人）告急，小张三亲率部队来援，于十一月三十日夜破城而入，占领州城。烧毁了人民痛恨的衙署，肃清城内官兵，州城文武官员溃逃到那足村。城内不少贫民参加天地会，在北帝庙前（现今公园原图书馆前面）拜堂歃血为盟。

同治三年（1864年）上思土匪黄泽宏率匪众流窜至归顺。被奸猾的知州瑞岭收买利用收编为客练，驻扎于那足村（现属新靖镇那耀村），三月二十日黄匪会同清军袭陷州城。小张三率部众被迫撤走，吴宗部众坚持战斗，伤亡殆尽，钟起藩被俘不屈，被清政府在观音庙前（今城东邮电局大楼）活活用火烧死。其全家老少除一男孩（名叫亚立）走脱之外，其余均惨遭杀害。

四、吴忠起义部众以归顺为基地的反清斗争
清政府妄想以残酷的屠杀来恐吓人民，但人民并不被吓倒。钟起藩被杀害了，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息，起义浪潮席卷州境各地。同年四月就有四支起义军（潘三、黎五、王林、杜五等部）占领了表林（今同德）、旧州、下峒一带。七月吴忠（即吴宗、吴亚终）率部由小镇安（即今那坡县）回师，一路势如破竹，由荣劳、新圩直逼大觉（现环河村）、邕要（现烈士陵园附近）等地，连续击败清军左江胜勇营，占领龙临三台

山、安德、峒平一带，八月，小张三与吕开锦两部采取联合行动，狠狠打击清军。

同治四年（1865年）因粮荒，饿殍满途，饥民更纷起反清，起义部队日益发展壮大，吴忠、小张三两部紧密配合，由上甲、马隘、进逼镇安府城（今德保县城）。吴忠即吴凌云的长子吴亚终。吴凌云原名吴原清，系新宁州（今扶绥县）附生，也是天地会首领，壮族，渠卢村人，家素富裕，官以事陷入狱，逸出乃散家财，招亡命，聚众数万，于1852年（咸丰二年）在新宁州陇罗圩举行起义，附近义军闻风归附，壮族卢裕伦、赵华丹（养利人）汉族刘永福、黄亚晚等先后各率领数千人参加，纵横数百里，皆受控制，更联合曾五晚、梁日高等桂西南壮、汉各族农民起义军，攻克新宁、上思、养利、宁明、龙州、太平府等城镇。建立反清政权，号曰延凌国，自称延凌王，修官室，蓄长发，铸印封官，打击豪强，奖励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取得

了广大壮、汉族的拥护。直至1863年2月，由于太平军退出广西，以及以桂平为中心的陈开、梁培友、李文茂等领导的大成国革命（1856年～1863年）的失败，清政府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吴凌云于新宁州陇罗村。凌云突围时光荣牺牲，所部由其长子吴终率领突出重围，与灵山农民起义军小张三部会合，于1863年12月转移至归顺州，镇安府一带继续坚持战斗。

一八六五年吴忠、小张三等转战镇安府城附近。黄崇英（即天地会信心堂首领）盆伦四部占领归顺郎家圩（今武平街）。李天锡、黄付胜两部占据天保化石、马隘，黄卜、牛头二两部占据奉议（今田阳）的山老坡、坡洪。各部起义军为了密切配合，互相策应，共同打击清军，乃共同推选吴忠为长，小张三次之，负责领导，统一指挥战斗，这样，反清武装斗争的阵营更为强大，左右两江义旗遍布，盛极一时。清政府大为震惊，慌忙加派提督冯子材、左江道员覃远进分别率领

大军到左右江向起义军反扑。另一方面，由归顺知州黄义亨出面，用招抚手段企图诱骗吴忠投降，吴忠将计就计，佯应之，正月率部入城，突然挥戈进攻归顺州署。州城文武官员，惊慌失措，溃散窜逃，吴忠即占领了归顺城。（详见《归顺州志》）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四月，吴忠派遣小张三率领起义军四万多人，分路进窥西林：第一路由信义堂黄崇英、沈连祥、李四等统领，驻扎剥隘；第二路由三宝堂小张三、罗品等统领，驻扎谷腊街；第三路由永义堂石同平、赵某等统领，驻扎十三寨。双方相持月余后，以一路沈连祥中炮牺牲，各路乃分散灵活作战。（详见《堂匪总录》）八月，小张三攻破泗城府，杀死知府陈燮延（详见灵云县志）。

九月，清左江道员覃远进亲带大军入境，分扎化峒、那足、枯冯、妄图窥伺州城，吴忠主动出击，将清军中府张士安部围困于化峒岵叫寨四十

余日，断其水源，清军乏水待毙，叫苦连天，后其援兵赶来，始撤围。

十一月右江清军总兵李士恩、黄仲庆纠集楚军（两湖清军），由奉议（田阳）窥袭镇安，企图与左江清军合围起义部队。为了粉碎清军这一阳谋，小张三部坚守归顺州和天保一带，吴忠亲率主力部队绕道云南剥隘，会合六冲、八角山的起义军，迂回至右江，猛攻百色厅城。清政府惊恐万分，急调大军增援，吴忠以久攻不利，便于1867年（同治六年）回师归顺，坐镇龙临三台山指挥部署。分派部众据守城东郎家，城北新圩，城南鲁利等地，互为犄角，复分党驻向都、那孟、谷腊、版朝、淶冲、剥隘、城南之本马保乐处（详见《平桂纪略》卷四17页），纵横数百里节节设防，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清军，另派骑兵，袭取枯冯（今新圩附近），攻占水岩，断敌粮道，大破清军贡山营寨，复分兵攻占平马，进感圩，附近义军纷起响应，邕宁震动。

可惜，此时太平天国革命已处于低落阶段，清政府乃得以继续抽调大军开到左右两江一带。一八六八年三月清军结集优势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攻势，连续攻陷天保、旺峒、郎家、进而窥伺州城，大敌当前，小张三毫无畏惧，于归顺城外连营三十余座，与蚁集在城外围的清军决战，由于众寡悬殊，而且起义军缺乏枪炮弹药，只凭勇敢顽强，以血肉与清军搏斗，经过激烈战斗，反复冲杀，州城终于失守，营垒被破，起义军牺牲惨重，小张三战死，吴忠仍固守龙临、安德一带、另派部将赵华丹会同小张三余部苏特木等率领一支起义军向敌后挺进，插入向武，下雷土州，进窥太平、养利，以期牵制清军，后因受阻，乃绕道越南，折回安德。

五月清军提督冯子材亲带大军入扎归顺，指挥各路清军围攻三台山。起义军据山抵御，因营寨失火，为清军所乘，守将李亚喜力战被俘。荣芳、南坡亦失陷。吴终据守三角塘（今三合），

浴血奋战月余，因归顺各村多已落入清军之手，乃率众万余撤离安德，转入越南，袭夺高平，命部将吴鲲守之，自率部众杀回太平、龙州、凭祥一带。一八六九年一月，清军进逼，吴忠奔凭祥退守高平、牧马，继续反抗。二、三月间部将黄崇英脱离吴忠走河阳自立，号黄旗军（详见《平桂纪要》一书）。三月吴忠率部在通携文渊（均越地）与清军谢继贵所部四个营激战。越南旺主勾引冯子材带领清军进驻谅山，与越军联合分六路进攻吴忠，占领高平牧马，吴忠退守太原。十月三十一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清军大追击，吴忠奔太原，转移至高平那省，遭清军围攻，吴忠拼力冲杀，中炮牺牲。其母、妻、叔、子均被俘不屈，遇害。所余部众一部分由梁天锡率领投奔河阳黄崇英，加入黄旗军继续抗清。一部分由刘二（即刘永福）带领在中越边境坚持斗争。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三月清军越境攻黄崇英，陷河阳，梁天锡英勇作战，中炮牺牲。七

月清军撤回关内，八月黄崇英黄旗军与刘永福黑旗军互相火拼。黄复据河阳，刘避入十州。后绕道宣光至河内抗击法侵略军。一八七三年黄崇英袭太原、山西等并占北圻二百余州县，广西边境震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三月清军三次出关，围攻黄旗军。黄崇英弃河阳走十州，为清军所俘，被寸磔。所余部众叶成林等归编入黑旗军（详见《刘武慎公遗书》历史草）。

吴忠、小张三等所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所限制，缺乏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及先进政党的领导，内部组织纪律比较松散，闹分裂等，因此，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一样，终不免归于失败了。但是，由于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长期坚持斗争，削弱了清朝君主专制的统治，增强了人民推倒清朝的革命信心，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五、壮、汉各族人民反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帝国主义开始以暴力侵入越南南部，接着又向越南北部大举入寇，并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我国广西和云南，扬言要建立所谓“法兰西东方帝国”。这一狂妄的侵略行径，立即引起了我国各族人民和越南人民的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击。我国农民起义军刘二部众（即刘永福的黑旗军）首先投入了这一正义的战斗。

刘永福字渊亭，原籍博白，家境贫苦，其父迁至钦州防城，后又迁居上思，青年时参加新宁州吴凌云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八六三年二月吴凌云牺牲后，刘永福随同吴凌云的大儿子吴忠率领所余起义部众转移镇安、归顺一带继续战斗，是吴忠领导的起义军的一员骁将。曾驻军州城北帝庙、龙临三台山和安德北帝庙。一八六七年清军进围归顺，起义军粮、弹困乏，刘永福率领所部二百多人从安德北帝庙出发。转入滇越边境的六保胜（今老街）一带，开荒种地，设卡收税自养自给，团结人民聚集力量，部队迅速发展至两千